

陈模经典作品集

奇花

陈 模◎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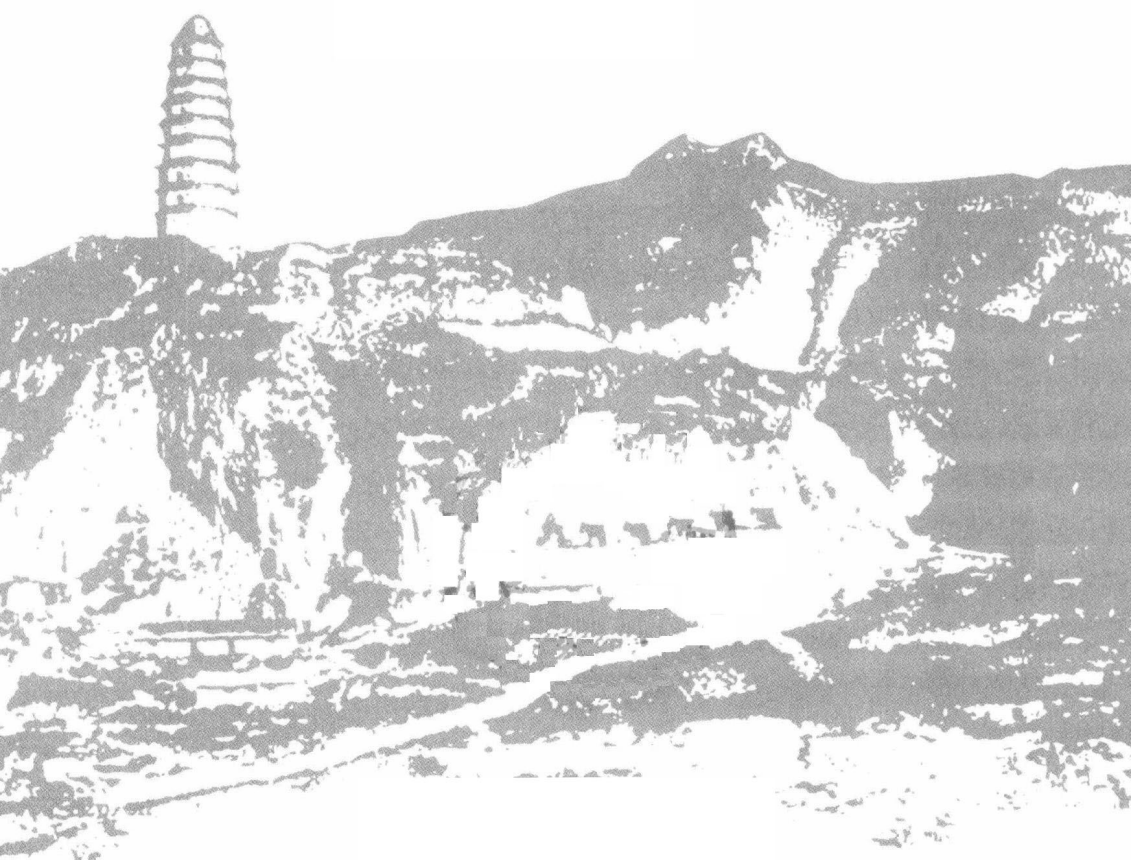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陈模经典作品集

奇 花

陈 模◎著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奇花：陈模经典作品集 / 陈模著. -- 北京：新世界出版社，
2015.12

(世纪红色经典文库)

ISBN 978-7-5104-5536-0

I. ①奇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96193号

陈模经典作品集：奇花

作者：陈模

责任编辑：张晓翠 杜力

责任印制：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：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：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(100037)

发行部：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05 (传真)

总编室：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wp.com.cn>

版权部：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：nwpcd@sina.com

印刷：北京市燕鑫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：新华书店

开本：787mm*1092mm 1/16

字数：325千字 印张：22

版次：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978-7-5104-5536-0

定价：36.80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凡购买本社图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，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：(010) 6899 8638



目 录

- 第一章 “号外！号外！” / 1
- 第二章 越过封锁线 / 10
- 第三章 复仇的火焰 / 19
- 第四章 小海的愿望 / 30
- 第五章 战鼓咚咚响 / 42
- 第六章 难民所的风波 / 53
- 第七章 伯伯的期望 / 65
- 第八章 飞行中练翅膀 / 75
- 第九章 有没有决心 / 85
- 第十章 冲，冲出虎口！ / 95
- 第十一章 湖边的枪声 / 106
- 第十二章 南飞的大雁 / 118
- 第十三章 坐上闷罐车 / 130
- 第十四章 飞雪笑迎春 / 141

第十五章	大星亮晶晶 / 152
第十六章	普海春宴会 / 164
第十七章	一场争夺战 / 175
第十八章	夜走石灰窑 / 186
第十九章	真正的友谊 / 197
第二十章	让理想长脚 / 208
第二十一章	火烧长沙城 / 220
第二十二章	宝贵的赠书 / 232
第二十三章	在雾都重庆 / 243
第二十四章	不灭的火种 / 255
第二十五章	警惕的眼睛 / 267
第二十六章	两颗火热的心 / 277
第二十七章	一出戏的诞生 / 288
第二十八章	严峻的考验 / 300
第二十九章	人民的英雄 / 310
第三十章	明灯照亮心田 / 321
第三十一章	奔赴抗日前线 / 332
后记——写给小读者	/ 344

第一章 “号外！号外！”

1937年8月13日的下午，上海市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，地上没有一丝风。火辣辣的太阳，晒得沥青马路快冒油了。

在提篮桥邮局发报房的门口，簇拥着许多背了报袋的报童。他们听说，日本鬼子在大清早同我们军队开了仗，报馆里出了号外，都到这等着发报。

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以后，日本鬼子占领了我们的东北三省，接着又侵占热河省，向察哈尔、河北两省步步逼近；1937年“七七”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。日寇从北平市郊卢沟桥开始，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。现在，又把战火烧到上海来了！

一个13岁的男孩，叫王小海，长着小圆脸、高鼻梁，穿着蓝条背心、浅黄短裤，戴了顶破旧的遮阳运动帽，背了个绿布报袋。他像条泥鳅似的，侧着身子几下子挤进报童的队伍里。他的黧黑的额头上，冒着豆粒大的汗珠，心里火烧火燎的。他用乌溜溜的眼睛，望着身旁几个小报童，焦急地问道：“阿哥，真的打起来啦？”

一个脸上长着小麻子的报童说：“今天早上，鬼子从天通庵、横浜路冲进我们闸北。哎哟！大炮轰隆隆地开呀，开呀……飞机呢，又扔炸弹……老百姓死得可多哩！”

另一个穿白汗衫的胖乎乎的报童说：“我阿舅刚从宝山逃出来，说几千名鬼子海军陆战队，在吴淞口登陆，朝宝山、肇嘉浜打过来了……乖乖，江湾都能听到炮声哩！”

小海的家，住在江湾区罗港镇，天蒙蒙亮的时候，他就隐隐约约听到了炮声，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。现在他明白了，江湾将要成为战区，他心里有些惶恐起来，不知道爸爸从码头上回家了没有？他和妈妈怎么办？还有好多好多同学——许英姐姐、胡尚德、李滨生、顾雨春等人，他们的家都在镇上，又怎么办呢？……

忽然咣啷一声，发报房的铁门被拉开来，就要发报了。小海挤上去，付



了钱，领了报，是《大公报》《新闻报》几家报的号外版。他接过号外一看，一股浓烈的油墨味，强烈地刺着鼻子，几排特号黑体铅字标题映入眼帘：

日寇开始侵略上海

大举进犯我闸北防地

今晨开战上午猛烈炮攻

西宝兴路一带火光烛天

小海顾不得细看电文，把一大摞号外放进报袋，急步跨出报房大门，沿着马路旁的人行道，向着沪东杨树浦方向飞跑起来。他嘴里高声喊着：“号外！号外！……看东洋赤佬打进上海滩啦！”

人们以惊愕的神情，纷纷前来买号外。一个手拿大扫帚的清洁工人，看了号外，皱着眉头说：“唉！东洋鬼子又打来了，我们老百姓又要吃苦头喽！”

一些马路行人，围过来看号外。有的说，日本这回打上海，来头不小；有的骂鬼子伤天害理，得寸进尺。一个穿蓝布工装、手拿榔头的老工人愤慨地说：“逼得我们没路走，只有和他拼！我们人多，勿怕他！”

小海趁着人多，多卖了几份号外。然后跑叫着：“快看最新消息！”向杨树浦路走去。他越走越感到吃惊：有些大商店已经关了门；开了门的铺子，门口也挂着“大减价，买一赠二”“不顾血本、推销存货”的大幅白布旗帜；有的百货店老板，还拿着毛巾、搪瓷盆之类的货物，站在门口向顾客兜售。但人们很少去买，匆匆地走过去，脸上都有一种惶惶不安的表情。

马路上，有些难民携儿带女地向南拥去。小海发现，在一辆拉行李的塌车后面，跟着一家四口人。一个小男孩提着小提琴盒，拉着爸爸的手向前走着。他心里一怔：从那孩子的小分头、四方脸，手不离小提琴的模样看，很像是他的好朋友曹正。他快步跑过去一瞧，果然不错！他拉着这个男孩的手，急切地问：“曹正，你们要上哪儿去呀？”

曹正和小海，虽不在一个学校读书，却在四年以前就相识了。1933年秋天的一个早晨，曹正背着书包去上学，走到平凉路日本国民小学校的拐角，被三



个日本小学生围着，有的撕他耳朵，有的用拳打他，有的踢他的屁股，疼得曹正哇哇直叫。拾垃圾的小海走到这里，一见“小日本”这么欺负人，气得直冒火，从兜里掏出弹弓。弹子嗖的一声，正中那个用拳头打曹正的日本孩子的胸脯，另两个日本小孩，也被小海打得趴在地上。一个日本军官见小海这样悍勇，把手里的警犬一放，警犬蹿上来，呜哇一声，咬掉小海右腿上一块儿肉，那三个日本孩子蹦跳着进了校园。曹正感激小海救了他，从此两人成了要好的朋友。

曹正见到小海，又高兴又惊愕，白皙的脸盘涨得通红：“哎哟，不得了！小鬼子就要打来啦！我们搬到法租界舅舅家里去……你家里搬不搬啊？”

小海瞪大了两眼，迷惘地说：“搬？……我也不知道。”

曹正妈妈袁毓芳，由于小海曾救过曹正，笑着同小海搭讪了几句，就催曹正赶快走。曹正依依不舍地说：“小海，江湾危险，你快搬出来吧！我们住在新开路九十号……你一来就找我呀！”

“我要是去，一定找你！”小海望着曹正的背影，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。

小海跑了不久，号外卖完了。他走到大纯纱厂一带时，看到滚滚的黄浦江里，停泊的日本军舰又多了。军舰上的大炮，脱掉了炮衣，虎视眈眈地瞄准前方。日本的小炮艇、运输舰，在江里繁忙地航行着。几百名海军陆战队员，从兵舰上登陆码头。队列前头高高地打着太阳旗，排着四路纵队，荷枪实弹地向北开去。他们一律穿着沉重的大皮靴，甩手走起路来，发出难听的咔咔声。行人见鬼子兵开过来，纷纷惊慌地避开，躲到屋里或弄堂里去。许多人家怕惹事，赶快把门板上起来。

小海站在弄堂口，眼里闪着愤恨的光。他瞪了鬼子兵几眼，拐进一条小马路，来到福山码头的货栈。他要去看他的爸爸王大力。福山码头原来是沪东日本纱厂进出口仓库，最近成了日本侵略军的军需库，所有的中国码头工人，被鬼子兵强押着，日夜不停地替他们卸运弹药。小海的爸爸已经三天没有回家，他和妈妈真愁煞啦！他几次来看望爸爸，都没见着，今天他要探个明白。

码头上下，四处都有鬼子兵把守。码头船坞前，停泊着日寇一艘大运输舰。工人们赤着身子，背上垫了汗布或麻袋片，佝偻着腰，背着沉重的子弹箱，经过一条长长的跳板，向码头上货栈里搬运。一个老工人爬上台阶，刚站着喘



了口气，就被一个鬼子用枪托打倒在地上。小海气得咬紧了牙关，心里在骂：小鬼子，真坏！几个仓库之间，都用铁丝网拉了起来。一批扛木箱的工人走了过来，他走近铁丝网一看，里面就有爸爸，他放声叫了起来：“爸爸！爸爸！”

王大力浓眉大眼，体格魁梧，长着一脸的络腮胡子。他微微直起身，抬起头端详着小海，向铁丝网刚走近几步，就被鬼子用脚踢回去，他扯着嗓子喊道：“小海，快回家！……你妈妈不放心……有事……”

小海还想和爸爸说几句话，一个鬼子兵端着枪向他冲过来，他掉头就跑，只听到爸爸的喊声：“有事找方老师去！……”他又害怕又气恼，心像要跳出来一样。跑了一阵儿，他转身一看，看不见爸爸了，不由难受地哭了起来：“呜呜……爸爸不能回家啦！……”

小海穿弄走巷，越过平凉路，走到黄昏时分，到了我方地界罗港镇。

罗港镇最早是个小村庄，住了几十户渔民和菜农。当中有一条泾河，和黄浦江相通。河上架了几座木桥，颇有“小桥流水人家”的江南风光。由于市区工商业的发展，河南居然也盖起了一些大工厂、商店，又有了客栈、茶楼、饭馆、当铺。河北的街道狭窄，曲曲弯弯，一间像样的房子也没有。稍往北的荒滩子上，是横七竖八的棚户区，什么茅草房、苇席棚、滚地龙^[1]，既简陋又矮小。住的人家十之八九是穷工人、人力车夫、清洁工和摆小摊的。

日本侵略军从在宝山登陆以后，有一股精锐的部队，向肇嘉浜、何家湾杀来，罗港镇也是他们侵占的一个目标。早上鬼子的炮声一响，人们的平静生活就被打乱了。中国军队成批地从街上、桥上向北呼啦啦地开上去，许多车辆不断地往前方运送弹药、武器、木料和食物。从后晌起，北边来的难民，像潮水一样涌进了罗港镇。各种消息和谣言混杂在一起，飞遍了大街小巷。商店陆续地上了门板，有钱的人家在出高价雇车辆，向租界里搬去，战争的气氛越来越浓了。

小海刚跨过小木桥，向镇北后街走去，被迎面来的一个姑娘一把拉住，慌张地问道：“小海，你怎么这么晚回来，真把人急死啦！”

这个姑娘叫许英，年方 16 岁，长得俊秀、匀称、结实，椭圆、红润的

[1] 滚地龙，即用竹竿搭成的人字形的草棚。



脸庞上，镶嵌着一双动人的又黑又亮的眸子。她是宁庆学校初中部三年级学生，又是全校学生会主席。小海的家，本来住在上海闸北区，1932年的“一·二八”^[1]，日本鬼子炮毁了他的家，才搬到罗港镇来，成了许英家的邻居。小海拾垃圾、卖报，就靠许英抽空教他认字、学算术，后来许英又介绍他进了工人子弟学校——宁庆学校，只交书钱，不交学杂费，这才读到高小毕业。有了苦恼，许英帮他排除；干了蠢事，许英替他担忧。许英比亲姐姐还要亲哩！

小海瞪圆了眼睛问：“英姐，什么事，这么急？”

许英说：“快打仗啦！方老师让住在罗港镇的同学，把家搬到学校去住。那里是公共租界^[2]，总比这边安全些。”

“我家也搬？”

“可不是。胡尚德等好些同学的家已经搬去了。走，我们一起找婶婶去！”

他俩走不多远，就来到小海的家。他的家坐北朝南，是一间破草房。三面土墙的表层，都被风雨剥落了。屋里放了一张竹床，当中放了一张较大的长方桌，旁边有一张条凳，门口木格子窗下，砌了一个锅台，靠里墙放了一个木箱，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啦。

小海的妈妈白素芝，是个30岁的女人。从小在乡下吃糠咽菜，得了心口疼病，每顿饭都吃不多。吃了以后，胃都要疼几小时，一身瘦骨嶙峋的，一直在家养病。近一年来，胃病刚好一点，能进厂做工了，鬼子又打来了！她见小海进屋，黄瘦的脸庞紧皱起来，用责备的语气说：“哎哟，你这么晚回来，我当你出了事哩！”

小海抱住妈妈，慌忙解释说：“妈妈，卖完报，我看爸爸去啦！”

“你爸爸可回家？”

“他……被鬼子扣在码头上了！”

“啊！……”妈妈无限牵挂地叹了口气。

[1] 1932年1月28日，日寇发动了侵略上海的战争。十九路军在上海人民支持下，顽强抵抗了34天。国民党政府和日寇签订了《上海停战协定》，破坏了上海军民的英勇抗战。

[2] 1840年鸦片战争后，中国与英国订立《南京条约》，上海开辟为通商口岸。自此，英、美、法、日等帝国主义国家根据不平等条约，都在上海占领一定的市区，称为“租界”。在租界内，一切行政、经济大权都由他们掌管，沪东杨树浦一带，是英、美、日公共租界，日本等国可以驻兵，办工厂、学校，但中国不能驻兵。



屋子里充满了凄凉的气氛。三个人都捏着一把汗，替小海爸爸的命运担心。

小海妈从锅里盛了一碗稠稀饭，夹了些咸菜，端给小海：“你跑饿了吧？”

不提饿，小海还没觉得。闻到了饭香，他才想到，肚子早饿得咕咕叫啦，由于脑子尽想打仗的事情，不怎么觉得就是了。他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

许英把方老师讲的搬家的事说了一遍，小海说：“妈妈，好多同学都在搬家，我们也搬吧！”

小海妈苦笑了一下：“搬？说得轻巧……搬到学校吃什么？在哪儿烧饭？”

“学校给想办法哩！”许英说。

“明天早上关饷^[1]，等我回来再说吧！”妈妈应付了一句，拿了饭盒、围裙，就要往外走。

小海放下手里的碗，几步跑过来，拽住妈妈的手：“妈妈，要打仗了，一个人在家……我……不干！”

妈妈抚摸着小海的头，温和地说：“好孩子，怕什么？你到英姐家去……要不找浜生做伴儿吧！妈不上班，你喝西北风呀？”

许英见小海还在拧劲儿，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小海，今天搬来不及了。明天大早，我们一块儿搬，好吗？”

小海妈笑了笑说：“对啦，还是你英姐懂事。”说着出了门，朝河南走去。

许英安抚了小海几句话，又忙着找别的同学去了。

暮霭渐渐浓了起来，黑夜在动乱中来到了。小海手把着土木窗台，正向外张望，忽然听到街上的唤声：“小海，快来看，西北边起火啦！”

小海走出门外，他的好朋友李浜生跑过来，拉着他的手，随着乱哄哄的人流，向镇西北河浜地带跑去。那里聚集着好几百人，人们以焦急的心情，遥望着西北方天空。清脆的枪声更密集了，像是一些村镇着了火，黑烟向上翻滚着，火势越烧越大，半个天空都被映红了。

半圆的月亮升了起来。在淡淡的月光下，人们看见镇西的公路上，一部分中国军队刚从前线撤下来，像是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战斗。好几百士兵来到河浜前的开阔地带，挖起了战壕。接着，把迫击炮、六〇炮也拉来了。

[1] 上海方言，即开工钱。



人们渐渐走回家去。在回镇的路上，浜生担心地问：“小海，你说今天夜里，鬼子会打来吗？”

小海说：“哎哟，真难说，难说哩！你回家说一声，我们一起睡在桌子底下好吗？”浜生同意了。

小海回到家里，把长方桌拉到墙根，地下又铺了张凉席。浜生跑来了，一头钻到桌子底下，伏在席子上，两手支着小脑袋，眨了眨眼睛说：“小海，你的主意不坏，我们有了避弹床，啥炮弹也不怕啦！”

小海听浜生这样说，更来了劲，把木箱里一床棉被也拽出来，铺在桌子上。两个形影不离的朋友，头靠着头，趴在地席上谈起话来。许英跑来看了看，夸了他们几句，放心地走了。

浜生叹了一口气：“小海，我们念了两年识字班，刚从高小毕业，就不念书啦？”

小海眨巴着又黑又大的眼睛：“还念书？……鬼子又开枪又开炮，他让你念？！”

“我们学校多好啊！教我们读书，又教我们做救亡工作。”

“我顶喜欢董老师、刘老师，还有方老师……喂，他们还在学校里吗？”

“还在哩。小海，鬼子打来了，你怕不怕呀？”

“怕是有点怕……可是，怕有屁用啊？！”

“我听说，鬼子的一颗炸弹，能炸死好几百人，一炮能轰掉半条街。还有……什么车呀？……噢，好大好大的坦克车开过来，能把房子、树木、电线杆都轧倒！”

听到这里，小海举起手臂，在浜生脑袋上啪地打了一下，两片腮帮鼓得很大：“唔，你说得那么吓人，是不是替鬼子吹牛呀？”

浜生不服气，小嘴噘得老高：“你不要只当耳旁风，我看还是小心点好！”

两个孩子折腾了一天，都很疲乏，说着说着都睡熟了。

黎明之前，旷野里一片黑暗，天地融合在一起，什么也看不见，罗港镇里静悄悄的，人们都在沉睡着哩。

在静默的空气中，人们忽然听到“砰——啪！”一阵密集的步枪声，接



着是“哒哒哒”的机关枪声，隆隆的炮声，日本侵略军向镇北我军阵地，发起了猛烈的进攻。

小海从睡梦中惊醒了。他推了推身旁的浜生，浜生揉着惺忪的睡眼，连问：“怎么回事呀？……”又是一声炮响，吓得他俩抱在一起。浜生挣扎着爬了起来，摸到了鞋子，手直打哆嗦，却穿不到脚上。他用手拎着鞋子，急着要回家去。忽然，上空轰的一声巨响，一颗炮弹呼啸着飞了过来，小海将浜生一把拽进了“避弹床”，炮弹就在后街上爆炸了！弹片摧毁了许英家屋子的一角，小海家的草屋顿时被炸塌了。屋顶的梁木、土块、杂草一起砸在长方桌上，把两个孩子埋在里面了。

小海和浜生，被这突然的袭击弄蒙了。许久，小海挣扎着爬了起来，只觉得昏天黑地，眼前一片漆黑，他拨开桌前的房土，看见屋外射进来的晨曦。浜生抹着脸上、眼棱上的泥土，发怔地问道：“我们还活着吗？”

小海说：“我俩都没有死……我们快爬出去吧！”

两个孩子从长桌下向外爬，被木头、土块、杂草挡住了路，哪里爬得出去啊！小海、浜生吃力地倒腾着，只听得有铁锹铲土的声响，还有搬木头的嚓嚓声，一个响亮的声音说：“快爬出来吧！”噢，原来是许英姐姐，浜生从破屋里爬出来，发现自家的滚地龙在燃烧，就飞也似的跑去了。

小海爬到街上，掸掉一身的灰土，擦了擦眼睛，听到了嗡嗡的飞机声。他向蓝色的天空望去，敌机一架、两架、三架……正在镇南工厂区轰炸哩！“轰！轰！”不好了，不好了，镇南发出了惊天动地的爆炸声。那腾起浓烟的地方，不是裕华纺织厂吗？妈妈就在那里做工呀！可恶的日本鬼子，存心炸我们的工厂！他心里感到害怕，妈妈会不会有危险呢？……他一句话没讲，拔腿向河南跑去。许英跟在后面猛喊：“小海，我们一起去！”

小海像旋风一样，不顾一切地向裕华纺织厂跑去。工厂的上空，被浓烈的烟雾笼罩着。一部分车间腾起了大火，不时发出房架崩塌的声响。小海跑到厂门口一看，工人像决堤的大水一样，向厂外涌出来。他把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在人丛中找妈妈。可是人太多，怎么找得着、看得清呀！他的脑子有点乱，逢人就问：“阿姨，看见我妈妈了吗？”



女工们用惊奇的目光看着他：“不知道。”

“阿姨，看见我妈妈吗？”

一个女工问：“是哪个车间的？”

“细纱车间的。”

“不好，鬼子在那里扔炸弹啦！”

听了这话，小海的头像被雷轰了一下，预感到事情不好。他想进厂去看看，可是厂警只让出，不让进。小海在门口等候着，急得直跺脚。

许英喘着粗气，跑到工厂门口，一把拉住小海。等了一些时候，只见许妈妈和一些女工，抬着小海的妈妈白素芝，来到工厂门口。她躺在担架床上，脸上血肉模糊，腹部的衣服，被鲜血染红了。小海猛地扑上去，抱着妈妈，眼泪像泉水一样涌了出来：“妈妈，妈妈……我的好妈妈呀！”

许英一手拉着小海妈的手，一手搂着小海，她的喉咙，一下子哽住了……

许妈妈对小海说：“孩子，别哭了，鬼子飞机还要来炸哩，我们快走！”

许英拉起小海，从口袋里掏出手帕，替他把泪水擦了，帮着妈妈把白婶婶的尸体，抬到小海家的屋后来。一些邻居看到白素芝死着抬回来，心里都很哀伤。许妈妈劝人们别哭，一起动手，在小竹林边上挖了个坑，把白婶婶的尸体埋了。

小海眼看着妈妈被埋进土里，想到从此再也看不到妈妈了，坐在妈妈的坟边，不由得放声恸哭起来：“妈妈呀！……呜呜……”许英、许妈妈怎么劝，他也听不进去，一个孩子，还有什么比失去妈妈更悲痛的事情呢？！

妈妈从乡下到城里，没有过过一天的好日子。家里再苦，她也没有叫过一声苦。家里再穷，她要想办法让小海吃上、穿上。她宁可饿着肚子，把饭省下来，留给小海吃。在家里，她最爱小海啦。小海从小多调皮啊，是个有名的淘气鬼。他小时候爱爬树、抓鸟、掏鸟蛋，爱玩狗、打弹弓。为了练弹弓打得准，他打坏家里的玻璃窗，妈妈没有打过他。他们住在闸北时，邻居里头有个小霸王，常常欺负小海。小海受够了气，后来就拼死命和他打架，有时打得鼻青脸肿的，妈妈只是疼他、劝他，也没有打过他。小海指望妈妈的病一天天好起来，没想到，妈妈就这样凄惨地死去，他成了没妈的孩子，怎能不伤心呢？

第二章 越过封锁线

国民党的士兵们，在镇北的战壕和工事里，竭力抵抗了几小时，在前沿阵地打死了一些鬼子，但经不起日寇的大炮和坦克的轰击，陆续地撤退下来。上千名骄横的鬼子兵，跟在坦克车后面，冲进镇里来。一时枪声炮声，翻江倒海一样响着。居民们有的躲在屋里，有的携儿带女，惊呼着从木桥上向镇南奔去。

野兽一样的日本兵，用步枪、机关枪瞄准着向他们射击，成百的无辜的大人和孩子，倒在桥上、河里，鲜血把泾河的水都染红了。鬼子兵发疯似的，哇啦哇啦地冲到镇南，见人就杀。一个鬼子军官拔出战刀，一连劈死几个奔跑的妇女和孩子。另一个鬼子兵兽性发作，用刺刀戳进一个婴儿的心窝，高高地挑起来，然后把婴儿猛地摔在地上，发出兽性的狂叫：“哈哈！……哈哈！……”

接着，鬼子兵在镇北、镇南放起火来，大火在全镇许多街上燃烧着。到处可以听到房屋的倾塌声、悲惨的号叫声，许多居民和孩子被烧死了。

这是人民的浩劫，是民族的空前灾难，血海一样的深仇啊！

许英见妈妈把小海拉到屋里去，她想到了方老师的嘱咐，要照顾有困难的同学。鬼子打进罗港镇以后，多少同学的家被炸毁了，多少同学和他们的亲人被打死了！她和妈妈说，她应当去看一看。妈妈先不让女儿出门，许英还是要去，妈妈只好嘱咐说：“鬼子在镇上到处抓人，你可要小心哪！”

许英应了一声走出门来。她四下观望，见街上没有鬼子兵，便疾步走进一条僻静的小巷里，来到李滨生的家。李滨生正坐在门槛上发呆，两只小眼睛已经哭红了。原来鬼子打进镇北以后，他跟着养父、养母刚逃到镇南，十几个鬼子、汉奸冲过来，把他的养父押到一辆卡车上，拉去修工事了，养母被关进一个院子里，说是要编到“慰问队”去。门口有鬼子兵把守着，没法子，他



才溜回家里来。许英拉着他的手，安慰说：“浜生，别难过了，我们一块儿找同学，去想想办法！”

噢！宁庆的不少同学都遭了难——初中班的班长薛成荫，高年级的同学蒯爱兰，都被鬼子的飞机炸死了！有的同学还被鬼子开枪打死了！许英和浜生来到后街西头，那里的房屋全被摧毁，几乎辨认不出原来的模样啦！他们正寻找着阿贞家，忽听得废墟中有孩子啼哭的声音：“哎哟！……快救我呀！……”仔细听听，这不是小阿贞的声音吗？这可怎么好，她被压在山墙里头了。许英急得满头大汗，在附近的破屋子里，找到了一把锄头，和浜生合力刨起来。阿贞躲在床底下，保全了小命，她的爸爸却被土墙压死了。她的姐姐阿凤到现在还在厂里。阿贞抱着爸爸没命地哭起来。许英怕鬼子兵看见，两人拉着阿贞往回跑，果然鬼子兵向他们开枪了。他们仗着路熟，隐蔽在一处断墙后面，然后抄小路跑回来。

他们三个人，快走到许英家门口时，只见一个不高的肥头大耳的男孩子，背着一个圆鼓，站在门口张望。许英老远就认出，那是小顾——顾雨春，他是宁庆学校宣传队的小鼓手。因为爸爸在市里生活书店工作，没有回家，妈妈在日本纱厂做工，到现在也还没回来，他一个人在家里害怕，找许英姐姐来了。许英便带着小顾、浜生、阿贞，向自己家中走去。

她刚叫开门，没想到，一个人像一只小兔子一样，忽地蹿了出来，向南飞也似的奔去。她一眼认出是小海，忙问妈妈是怎么回事？妈妈说：“这小犊子，可犟啦！跟我嘀咕了半天，说是要报仇打鬼子。小英，你快去把他追回来！”

许英急得冒汗，转身向门外冲出去，跟在小海后面猛追，拉开嗓门叫起来：“小海！……你站住！……快回来！”

小海已经跑出去几十米远，听到后面许英叫他，迟疑地回头望了望，又撒腿往前跑去，后面又是许英责怪和带哭的声音：“小海！你不再站住，我生气啦！”这回小海不得不站住。许英快步奔上去，两手像捉小鸡似的，把小海牢牢地逮住，瞪着发怒的两眼，用颤巍巍的声音，发急地问道：“你，你，你要干什么？”

小海绷着脸，噘着嘴说：“我要打鬼子，我要报仇！”



许英抬起头来，把短短的头发往后一甩，发火说：“你不要命啦……你快跟我回去！”

不远处传来了“哒哒哒”的声响，许英向北一看，一队鬼子的骑兵，正向他们这边搜索过来。许英不由小海分说，拽住他往家里跑，进屋把门关紧，又用木杠把门顶住。小海抱着许英的肩膀，哭喊着：“我要找爸爸去……我要打鬼子呀！”

许妈妈走过来，从小海背后，掀起他的汗衫，从他的裤带上，抽出一把小斧子，拿到小海面前说：“你这傻孩子，就凭这把小玩意儿去打鬼子，还不是送死啊！”说着把小斧子扔在地下。

孩子们看着这把小斧子，一个个都发呆了。浜生知道，这把小斧子是小海爸爸常用的。他爸爸在渡口被日本水兵抓走时，曾想用这小斧子砍鬼子，而没有敢用，现在小海想拿它来打鬼子了。他还知道，小海恨死了日本狗强盗！“一·二八”战争中，鬼子的炮火打死了他的奶奶，轰毁了他们的屋子。小海爸爸做工的那家工厂被烧毁，失了业，到沪东拉起黄包车来。有一回，一个日本特务坐车不给钱，小海的爸爸和他讲理，竟被这个特务拳打脚踢了一顿。爸爸养好伤以后，又到黄浦江渡船上当船工。有一次，爸爸把船摇到江心，一艘日寇的快速炮艇，横冲直撞地驶了过来，木船躲避不及，被撞成两截，渡客们全部落水，有的受伤淹死了。鬼子的水上警备队硬说，爸爸违反了江上交通规则，把他抓走，判了两年的徒刑，关进了提篮桥外国监牢。小海自己在拾垃圾时，受过日本人的欺负。为了救可怜的曹正，日本军犬咬掉了他腿上的一块儿肉，至今还留着伤疤。现在，他妈妈又被鬼子飞机炸死了。这一件件深仇大恨，怎么能叫小海忍受得下去啊！

浜生看着小海被仇恨熬煎得十分难受的脸色，心里涌起一阵阵同情，嘴唇也哆嗦起来。他上前拉着小海的手，揉着眼睛轻声说：“小海，我知道你难过。可是，像你这么打鬼子……顶啥用啊！”

小海的眼眉聚在一起，嘴巴噘得老高，一声也不吭，他在和许妈妈、许英，还有浜生怄气哩：你们只管说吧，我才不听你们的！打鬼子有什么错，干吗尽拦我呢？！